



谈古 著
TanGu zhu

白壁商

I
铲地皮

团结出版社



谈古
著

古董商

① 铲地皮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董商. I, 铲地皮 / 谈古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126-0371-4

I. ①古… II. ①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1067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字 数: 205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1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0371-4/I. 15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古董商

I 铲地皮

目录

CONTENTS

- 前 言 / 1
- 第 一 章 第一次接触古玩 / 3
- 第 二 章 挤破脑袋求入门 / 20
- 第 三 章 出师不利踩地雷 / 38
- 第 四 章 残酷的现实 / 61
- 第 五 章 盗墓老人 / 73
- 第 六 章 聪明反被聪明误 / 97
- 第 七 章 被逐出门后 / 115
- 第 八 章 爱情与事业 / 139
- 第 九 章 捡漏是缘 / 158
- 第 十 章 强买豪夺 / 173
- 第十一章 紫檀太师椅 / 196
- 第十二章 作茧自缚 / 238
- 第十三章 古玩人生 / 255

前言

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姓谈（这个姓比较少见），今年四十岁，属狗，中技文化，一九九五年从事古董交易至今。

如果没有这些年来的古董交易，不难想象我的别墅，我的奥迪A6都是梦幻之事，我肯定还是一个下岗工人，说不定在哪个小菜市场里没日没夜地蹲着卖我的大白菜，每天与一群子家庭主妇们几分钱几分钱地讨价还价。怎么可能会有我今天富足的生活？现在，我每天坐在家里喝喝茶，上上网，看看社会新闻。说句掏心窝的话，我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

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一点都没有不惑，我的生活很惬意。在闲散而悠闲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那些曾经被我坑蒙拐骗的人，心中难免生出很多愧疚来。但是，话又说回来，做古董这行，没有不坑蒙拐骗的，说好听点叫捡漏，其实都是在骗，你骗我我骗你，就看哪个的骗技更高。

说实话，就古玩市场而言，哪有那么多的“漏”好捡，那概率就如同中彩票大奖一般，难，太难。那些摊主，个个精得跟猴似的，你还捡他的漏？他不骗你几个钱花花就算是祖上积德了。我想说的是那些乡下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被我们铲地皮时以各种手段坑蒙拐骗甚至是以犯罪的形式搞到手，不择手段的方式非常卑鄙、令人发指与不齿！对这些善良的百姓，有些人是道德低下的，我写下这些往事就当是内心的一种自我反思吧！也算是给后来爱古玩、收藏古玩或者说是买卖古玩者的一点借鉴吧。

第一章 第一次接触古玩

1

我是中技毕业生，毕业后进了一家国营的机电厂当操作工，三班倒，每天八小时都是与冲床铣床打交道，拿着不到二百元的工资。我奇怪，那时的我也没什么怨言，与乡下的发小们比起来我还是有社会地位的，毕竟是城里人了，拿着铁饭碗的工资。这样干了六七年，铁饭碗破了，被迫下岗了，生活从此失去了着落。二十五岁的我一下子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不知何去何从。

上班时住的是单位的集体宿舍，四个人一间，有十多平方千米。下岗后，单位大发仁慈，照顾我们这些可怜无助的工人晚上有个地方窝着躺着，不流落街头给政府添乱，于是就发布通告说我们这些工人可以买下宿舍的房产权，六千八一间，每人限购一间。

上了这么多年的班，我省吃俭用才攒了两千元钱，离这六千八还是差好大一截。但不用怕，买房子的事有父母，我们中国人都习惯了依靠父母，特别是在买房子这种大事上少有不依靠父母的，我也一样。

买了房，有地方可窝了，但没钱吃饭啊，就别说以后还要结婚生子了。当时，放眼身边的人全在下岗，都在钻破脑壳找工作，你想想，我哪能轻松地找到工作？虽然没有工作但饭还是要吃的。没钱买米买菜就回乡下去拿，有父母在不至于饿死。但是不能经常性回乡下，会让那些发小们看不起的，毕竟我曾经也是风光的城里人，哪能又被打回到乡下去呢？这其中的酸楚你们懂的！

我接触古董这行纯粹是个偶然……

那天，没米了，我从城里坐中巴车回乡下老家拿米去。在车上遇到了初中同学高猛，这一偶遇就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高猛在家排行老三，他村上人都喊他老三，也不知是哪个传到学校里的，我们在学校里也跟着喊高猛叫老三。

老三读书时除了体育可以入老师的眼之外，其他一无是处，成绩总是占据着班上的倒数三甲。老三对读书无半点兴趣，他来学校的目的好像就是来切磋篮球的，而不是来说什么 ABC 和天文地理。就这样，老三好歹也挨到了初中毕业。用老三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篮球他是撑不了初中三年的，这个我信！

那天在中巴车上，我和老三聊了起来。老三知道我在城里上班，他同我说他现在也住在城里了，只是没有见到过我。

我说：“这很正常的，城里那么大，要想碰见一个初中老同学还是困难的。”

老三说：“就是就是，在城里住两年多了，也没见着你一回。听说你们厂倒闭了，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很不情愿地回答说：“没干什么，就是瞎混呗。”

老三不信我的话，他说：“瞎混是不可能的，住城里什么都要钱，在火车站上个厕所还要一毛钱呢，你总得吃饭吧。”

我有些不耐烦了，很是讨厌老三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交流方式。我说：“不说我了，你住在城里干什么？”

老三没有犹豫，痛快中带点自豪地说：“我跟我二哥后面收古董。”

“收古董？”我好奇地问。在我印象中，像老三这种不学无术的人怎么可能还懂得收古董这种高深莫测的行当。

“是的！”老三肯定地回答了我。

“你懂古董？”我疑惑地问老三。

“我跟我二哥学的，他干好多年了。”老三说。

“你二哥什么学校毕业的，能懂这个？”我当时很外行地问了一句。

“我二哥初中都没毕业，他也是同别人学的。”老三说，他并没有反感我语气中对他二哥的不敬。

“古董这行很容易学？”我还是不死心地问，总觉得老三是在吹牛。一对没有什么文化的兄弟能搞古董？我当时很是不信！

“不容易学，很难，我看货就经常看走眼，把仿品看成真品，没少被我二哥骂。”老三说。

“那你二哥他会看走眼吗？”

“也会，只是比我的次数少些，我看不准时就找他，他看不准时就找别人掌眼。”

听老三说得这么肯定我就姑且信了他吧，我接着打听，“老三，你们搞古董来钱不？”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当时我正在徘徊，正在无头苍蝇般地找工作，是机会我都想打听，都想尝试。

“来不来钱这就看运气，有时干一票就抵整年的生活费……”

“你们能收到这么贵的古董？都在哪收的？”我打断老三的话急切地问，因为我听到了自己非常想听到的话，那就是钱。

“还能在哪收？”老三说，“四乡地去跑呗，每个村子都跑到。”

“哦……”听老三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以前我们村里就没少来收古董的。

“对了，你们村有古董没？”老三突然问我。

“古董？我想有吧，听村里人说，我们村陈皮家里就有很多古董，他家以前是地主，但是卖没卖完就不知道了，”我想了想又说，“剩下没卖完的估计你也收不动了。”

“为什么？”老三问。

“还能为什么，你收古董还不清楚？被人家开天价搁在那了，他买不走也不想别人买走。”我说。

“这可不一定哦，就看识不识货了。”老三笑着说，脸上飘过自信又得意的表情，“要不你带我去你们村一趟吧，收到货少不了你的好处。”

听老三这么一说，我犹豫了，因为我自己都混成这样了还带朋友回家给父母添乱很不合适。

老三看我犹豫不决的样子就问：“怎么了？”

我想了想，看看老三如何收古董也是件好事，可能这也是条路子，于是回答老三说，“行吧，一会你跟我下车，我带你到我们村去。”

老三笑了，拍拍我肩膀说：“那好，那好。”

下了车去我家还有三里地，我和老三边聊边走，不知不觉就到了我家。家里门紧锁着，看样子父母在地头还未收工，我没有钥匙，

就与老三在家门口的木墩上坐下来抽烟。

老三看看日头还老高的，就说：“谈古，看样子你爸妈一时半会也不能收工，要不我们先去那地主家看看货吧？”

我狠力扔掉烟屁股朝老三说：“你傻啊，这个点，人家不也是在地头干活吗？”

老三一拍脑门说，“对对，你说得对。”

又坐了一会，两人觉得这么干坐着挺无聊的，于是我提议带老三去村子里逛逛，老三同意了。

我们村是个古村落，铺满了石板路，可惜后来都毁得差不多了，全被村民们抢回家盖房子用了。农村就是这样，公家的东西，你拿我拿不拿白不拿，队长说了也没用，根本不抵事。

我们俩沿着石板路晃晃悠悠地走着，不知不觉中就晃到了陈皮家院门口。陈皮家院子大门居然没上锁，那就预示着他家可能有人。我一激动对老三说：“老三，地主家可能有人，我们进去看看。”说话间，我就拖着老三的手进了陈皮家的院子里。

站在院子里，我看见陈皮家大门果然大开着，我朝门内伸出头喊了声：“有人在家吗？”我喊完就听见屋里有人答应，“谁啊？”

我随声应道：“是我，谈古。”

“谈古啊，进来吧。”屋子里的人说，听声音是陈皮老爸。

我和老三进了屋后才发现，陈皮的老爸坐在躺椅上，右脚缠着纱布。我一愣，问道，“陈叔，你这脚是怎么了？”

陈皮爸摇摇头说：“唉，人倒霉是没办法的事，在家里摔了一跤就把骨头给折了，你说要是在山上干事摔成这样还有个理由，在家里摔成这样，谈古，你说这是不是没来由？”

我安慰陈皮爸说：“陈叔，摔已经摔了，静心养几天就好了，不上火，不上火，呵呵。”

陈皮爸说：“能不上火吗？眼看着地里有多少事要做，忙不过来。”

我从口袋中摸出香烟来递给陈皮爸说：“陈叔，抽根烟，消消气，呵呵。”

陈皮爸接过我递过去的烟，问：“谈古，对了，你来有事吧？”

“呵呵，是有点小事，”我陪着笑脸说，“我这位同学想来你家看看有无古董可卖。”我边说边用手指了指老三，算是介绍了。

陈皮爸瞅了瞅老三，说：“没了，早卖光了，以前没钱用，三文不值两文地都卖光了。”

陈皮爸的话我当然不信，宝贝肯定还有，只是不肯轻易出手了，一是怕价钱低，二是怕村里人眼红。关于他家有好多古董的风言风语早就在村子里传遍了，以至别人同陈皮妈吵架时都要骂她靠卖祖宗的东西发财，不要脸。

陈皮家很久以前不光是地主，而且是大户，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没繁衍好，到了陈皮老爸这一代，只剩下一根独苗了。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以前先人几家人留下的财产全落在陈皮老爸手上。要说穷人家的家产留下来也没几个钱，可这陈皮家就不一样了，近百年来都是村子里的首富，先人不光是村子里有地，还在城里做生意、教书，挣的都是银子而不是铜板。不难想象，留下的古玩数量肯定不在少数。

想是这么想，具体有多少也只有陈皮家人知道了，外人只能是猜测。

听陈皮爸说没有古董可卖了，老三用眼光扫了我一下，我知道老三的意思，他是在问我有没有骗他。我当然没有骗老三，也没骗的必要，但事实是我必须让陈皮爸拿出古董出来给老三看，买不买得动就是老三自己的事了。所以，我给陈皮老爸的香烟点上火说：

“陈叔，我这个同学是专程来买货的，他哥哥在城里干这行很多年了，给的价钱也特别好，要不你就拿一两件货来让他开开价试试吧。”

陈皮老爸犹豫了一下说：“谈古，我家是真没有古董了，要有的话还不拿出来卖几个钱给自己治脚？你看，我都伤成这样了，正愁钱呢。”

我还想再说什么时被老三拉走了，离开了陈皮家。我不知道老三是出于何故拉我离开，出了门我就嘀咕起老三来。因为我知道陈皮家不可能没有古董了。

老三对我解释道：“谈古，你没经验，遇到这种事我们都是以退为进，懂不？人家都说没古董了，你钱在那也没用，得给人家思虑的时间。”

我还是不明白老三的话，问：“你的意思是没放弃收地主家的货？”

老三笑了，说：“当然没放弃了，有什么理由让我放弃，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地主家有宝贝，而且是还不止一件两件，这是条大鱼，得慢慢钓，千万不能着急。”

“怎么钓？”

“怎么钓你会知道的，先回你家再说。”

2

吃过晚饭，老三同我说：“谈古，走，我们去地主家。”

出了门，老三同我说了番话，教我一会如何如何按他说的去做。我不理解老三的想法，所以有些担心地问老三这样做行吗，万一不成功岂不是损失大了。老三自信地说，没事，没事。

事后我才悟出来，老三是吃准了农村人的质朴与厚道！

到了陈皮家，我开门见山同陈皮爸说：“陈叔，我这位同学想看看你家的古董，不白看，看一件给一百元，无论买不买都给。”我边递烟给陈皮爸边接着说：“陈叔，你想啊，你要是拿出十件古董出来让他看看，那就是一千块啊，这可是无本生意，很划算不是？”

陈皮爸面露不快地朝我说：“谈古，你真会开玩笑，都是一个村的，我家哪有十件古董那么多。”

陈皮爸的心思不难理解，人都怕露富，何况村里人早就忌妒陈皮家的古董了，陈皮爸一直以来就有戒心，不想外人知道自己家到底有多少古董。

我赶紧打圆场说：“呵呵，陈叔，我只是打个比方，不是说你家就有十件古董，你不要多心。”

老三接话说：“陈叔，随便你拿，拿一件两件的也可以，做生意不争一次两次的，以后做熟了你就知道我这个人了，认可我的话我们再继续合作，不认可你就不用理我了。我还是谈古说的那句话，你拿出几件我就给你几百元，决不食言。”

陈叔听了我们的话并没有立马表态，而是低着头在抽烟。陈皮妈在边上坐不住了，她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怎么能错过？于是插话劝自己男人说：“老头子，就拿几件给他们看看吧。”

陈皮爸朝她一瞪眼，什么话也没说。但这一瞪眼就让陈皮妈彻底地闭上了嘴，直到我们出门而去也没再开口。

陈皮爸还在低头抽着烟，还在考虑……我和老三轮番上阵以美妙的语言劝说着……

陈叔最终招架不住我们的劝说答应拿两件货给我们看看。

陈叔起身拄着单拐进了房间，一会的工夫就从房间里取出了一件玉器和一件银器。银器是条链子，我当时并不知这种银链是干什

么用的，后来的经验告诉我，当时的那条挂着坠子的银链是清朝妇女系围裙用的。

老三看了一眼银链并未伸手去摆弄，而是紧紧地抓住了那块玉器左看右看，还对着灯光打量起来。

玉是长方形的白玉，像现在的皮带头，背面有穿孔，正面是松、竹、梅的浮雕图案。

我看得出来老三对这件玉器很有兴趣，但老三只草草地摆弄了三分钟不到就把那块玉放在了桌子上，随后从口袋中掏出一沓钱来抽出两张递给陈叔说：“陈叔，我说话算话，这二百元给你。”

我误认为老三是看不中货准备走人了。因为老三只是草草看了看玉器，而对银件动都没动一下。但是我又觉得老三看玉器时眼中流露的占有欲又是那么明显，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陈叔没有伸手去接老三的钱，而是吞吞吐吐地问老三：“怎么，这，这东西看不中吗？”

在琢磨老三的问题上，陈叔和我的想法一样！

老三没有直接回答陈叔的话，而是说：“陈叔，你先拿着钱吧，这是说好的应该给你的钱。”

陈叔还是没有伸手去接钱，老三只好把钱搁在了八仙桌上。我无意间看见陈皮老妈的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老三把钱搁在桌上后对陈皮爸说：“陈叔，如果价钱谈得好我就把这块玉带走，这二百元就算在货款内，如果价钱谈不好，这钱就按开始说的，算是我送你的。”

陈叔没说话，不知他在想什么。

我迫切地想知道，这块玉到底是什么价钱，很是好奇，所以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那你们俩说个价吧。”我这话大有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味道。

老三摸出香烟来递给陈皮爸并微微笑着问：“陈叔，东西是你的，你开个价吧，适合我就买了，不适合我们下回再做生意是一样的。”

陈叔接着老三的话说：“你是买货的，你比我更识货，还是你来开个价吧。”

老三说：“我是买货的，但是开的价也并不一定中你的意，你这东西开过价的人肯定不少了，他们开过什么价你就直说吧，能买我就买，不能买也没关系，当是认个门了，以后少不得还要常来常往的不是。”

看他们谁也不肯开价，我更急了，因为我确实想知道这玩意到底值多少钱，所以我又接话了：“对了，陈叔，以前人家开什么价你就直说了吧，都不是外人，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个诚心诚意。”

陈叔稍作停顿后说：“那我就直说了吧，以前有人是开过价，我嫌价太低没卖。”

“那人开多少？”我和老三不约而同地问道。这下，我总算看出来，老三一直在伪装，其实他是很想得到这块玉的！

“两千！”陈叔脱口而出。陈叔的语速让我觉得他没说谎，但不知老三是怎么想的。

“两千不算低了。”老三转过头去摇头晃脑起来，像是说给陈叔听的，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两千，两千不算低了……”

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了，这块玉的最后成交价肯定在两千以上！

那一刻我特别羡慕起陈叔来，有宝贝就是好，转手一卖就有几千元。想想我，辛辛苦苦上了几年班才攒下了两千元。我甚至由此而无端恨起自己的先人们来，他们为何不给我留下点古董呢？这恨好无道理！呵呵。

“那你现在想卖多少？”我替老三试探着问起陈叔来。